

不久前,上海举办影片《毛泽东在上海 1924》新闻发布会,没想到仲星火老先生也出现在会场。最先看到他的背影,他与他老伴,两个背影早就规规矩矩地出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,问工作人员这么早到的是谁,才知道是仲星火夫妇,于是急忙趋前,走到他面前问候,旁人介绍说这是新片的编剧,他看我,就哈哈笑说:“《怪圈停止滚动》!”

原来他记起了这个短剧。十五六年了,他还记得这么清楚,那只是一个上下集的本子,写“反腐败”的,他是男主角,从上海赶来杭州出演,演得极其认真。

看他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样子,问及健康,又吃一惊,原来他今年已届九旬。这么大年纪了还为上影新剧的开机前来捧场,真是有心人。

然而接下来我又吃一惊,而且这一惊吃得更厉害,原来这位九十高龄的“李双双丈夫”,竟然参加了剧组,是这部新戏的演员。九十岁了还演戏,还要在聚光灯下说大段大段的台词,真有点匪夷所思。

一问戏中角色,是“名人故居的讲解员”,一位老年“志愿者”,我记得写剧本时给这个角色安排的台词还不少,是位对一名流落上海的年轻打工者“做思想工作”的人物,九十高龄的老人在导演一遍遍的“开始”吆喝声中一遍遍地演练,他能吃得消么?

这个新剧的导演是吴天戈,吴贻弓

仲星火的三句话

黄亚洲

老导演的公子,听说对排戏的要求一向很严格。

仲星火显然对此不担心,他连连对大家说“这是我的荣幸”,又悄声对我说:“这个年纪了,对生死早看淡了,能为观众再奉献一点,是很光荣的事。”

他接着又表露了一个观点,也是悄声说的,说是:“现在电视上都是张家长李家短,都是嫂子、媳妇、婆婆,鸡零狗碎的,没什么大的意思。”

当然,对他的这个观点,大可存疑,嫂子媳妇婆婆之间的琐事也能“微言大义”,也有很多人喜欢,但不管怎么说,这体现了仲星火老先生的一种关心当代艺术事业的态度,毕竟九十高龄了,勇于这样表达甚至勇于这样表演,都是很了不起的事。

在新闻发布会开始以后,一帮男女演员上台与媒体见面,此时就专为仲星火老先生安排了一张凳子,让他坐在他们中间,他当然也坐了,九旬老人不能长时间站着,而当主持人把话筒递到他面前请他讲话的时候,他非得站起来,几个人都劝不住,他说:“要讲话,我必须站起来讲。”

然后他讲话,他说他要讲三句:“我今天要讲三句话。第一句是荣幸。第二句话,还是荣幸。第三句话,还是荣幸。”

他是所有演员中讲得最短的,在我听来也是最精彩最到位的,这与他九十高龄的年纪很般配。

他是把生死看淡的人。但是总有一些事情,这个艺术家,放不下。

暖手铜炉

郭宗忠

家里珍藏着一个暖手铜炉,那是清朝早年的一个老物件。小时候,一到冬天,农村冷得要命,我们就把母亲做

饭烧过炉火后的木炭,一块块用铁筷子夹到暖手铜炉里,暖手铜炉立即热了起来。放在我们的脚边,或者桌子边上,暖暖手暖暖脚,倒是一种奢侈了。

我们常常先把暖手铜炉送到奶奶的房间,奶奶象征性地烤一下手,说暖和了,让我们赶紧拿走,奶奶知道我们学习到很晚,暖手铜炉对我们来说有更大的用处。

一个冬天,每天暖手铜炉在家里每一个人的手上转一圈,传递着一份温暖,最后放在了八仙桌上。

我们兄弟几个写作业时,谁的手冷了,就过来暖一下手。或者我们写完了作业,一家人围着暖手铜炉,父亲给我们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,或者武松打虎,或者老戏,或者他

后来离开了老家,到了东北,那些冰雪的日子,洗了衣服,拿到室外就冻成了冰片,但东北的房间里是暖和的。夜里醒来还是经常想起那个暖手铜炉,那个带着亲情的暖手铜炉,不免有了一份牵挂、思念和忧伤。

以后,每次探家,虽然家里都用上了暖气,但我还是取出暖手铜炉,给它照相,把玩它,欣赏它。

暖手铜炉依然保持着黄铜的铮亮,提手被摸得亮亮的,底部已经被岁月磨得很薄了,一个边角还露出了磨损的小洞,网格状的铜炉盖的一个角也有了一点破洞。

它经历过多少个冬日,温暖过祖辈和一代代人的手。祖先的温暖似乎也保留在了这暖手铜炉里了。

现在又是冬天,突然想到了那个暖手铜炉,那份亲情和温暖又暖流一样传来,让这个飘雪的冬夜不再寒冷。

夜光杯

我的孙子在加拿大,忽然向我讨几本我写的儿童读物,就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注音版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《土土的故事》等。我很奇怪,说他已经有了一套,还讨来干什么。

原来他有几位加拿大朋友要到中国来旅游,想学点中国话,要他教。他觉得学中国话,先学会汉语拼音,记住汉语的发音,那么听也听得清楚,说也说得准确了。于是他照此办理,教会了他们汉语拼音,然后拼写一些常用语供他们学。

他忽然想起了我过去给他的那几本书,上面有汉语注音,让他们去拼着读,正好。他真是如获至宝,就教他们拼书上的汉语拼音。可没想到,拼着拼着,那几位朋友对书上的

如果天气好,他总是下午三点过后,拄着手杖,目不斜视向报亭慢慢走去,手里捏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枚硬币。卖报人熟门熟路将一份报纸递他手上,而后嘱咐:老爷爷慢走啊!

隔三差五他总要去报亭报到一下。去年冬天,家门口的这家报亭消失了。他想了办法,有时,在小区门口,等那位小青年邮递员:小弟弟,你明天帮我带份报纸来好吗?有时,他也向熟悉的邻居打听:你们下午谁上街去啊,帮我买份报纸好吗?家里到街上另一处报亭有二里路,他跑不动了。

从前,他是这份报纸的老订户,年轻时看,老了也看。退休后,他不少时间都花在剪报上。这份报纸内容多,他分门别类装订成册,向子女孙辈们,向亲友们,向周围老年朋友们,分别推荐各类文章、信息。报纸一年年一摞摞累积起来,占了不少空间,家人要处理掉,他不舍,他的口头禅是:总归用得着的。

如今,他衰老得厉害,眼睛更是。报上小号字,他拿着高倍放大镜也看不大清楚。家里已不给他订报,小辈们劝他:这么一大叠,字又小,别费眼神了,还是多听听广播吧。但他还是喜欢捏着自己花心思到手的报纸,一页页翻过来翻过去,摩挲半天。家人笑他:老爷爷过瘾头。

廿五年前,海峡两岸开始解冻,他陆续听到一些两岸亲人团聚的故事。他也时时想念解放前夕去了那边的弟弟,可是他哪里知道弟弟丁点信息呢,父母早已去世,这儿的家也搬了几次,即使弟弟还安在,也是隔岸常想,可又怎么能找到这边的亲人呢?

他尝试给这家报纸写了封信,寻求帮助。谁知没几天,有个陌生人找上门。事情是,他的弟弟确实活着,也苦于没有这亲人的信息,于是托了已找到亲人来沪团聚的一位朋友,这位朋友按照所托人记忆中的地址寻找未果,后经人提醒,也找到这家报社求助,最后在报社记者的努力下,辗转多处,四方联系,终于有了线索。

1988 年一个春日,小他两岁的弟弟终于踏上故土。少时别离,老家还乡,白发对白发,机场相见,唯有泪千行。一年后,他弟弟染病去世。他想,今生还能相见,还算幸运呀,也多亏这家报社呀!

今年一个冬日,他去见弟弟了。盖棺前,他的儿子将老父亲生前最后翻阅的这张报纸,折叠整齐,恭恭敬敬放到父亲身旁,叫了一声:阿爸,就让它再陪陪你吧!

纪念

徐慧芬



我的孙子在加拿大,忽然向我讨几本我写的儿童读物,就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注音版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《土土的故事》等。我很奇怪,说他已经有了一套,还讨来干什么。

原来他有几位加拿大朋友要到中国来旅游,想学点中国话,要他教。他觉得学中国话,先学会汉语拼音,记住汉语的发音,那么听也听得清楚,说也说得准确了。于是他照此办理,教会了他们汉语拼音,然后拼写一些常用语供他们学。

他忽然想起了我过去给他的那几本书,上面有汉语注音,让他们去拼着读,正好。他真是如获至宝,就教他们拼书上的汉语拼音。可没想到,拼着拼着,那几位朋友对书上的

想到外国人学中国话

任溶溶

故事大感兴趣,很高兴地自动拼读,我孙子给他们讲解,竟然把几本书拼读完了,故事也听了,开开心心。

我孙子帮他们拼完这几本书,倒给我提出一个意见。就是现在这几本书都是一个汉字注一个音的,“孩子”注成 hai zi,“老头子”注成 lao tou zi。他认为如果“孩子”注成 haizi,“老头子”注成 laotouzi,即一个词一个词地注音,读起来意思就更清楚了。他对我提出的这个办

法,我觉得很对,其实这正是过去许多语文前辈主张的注音办法。这样注,不但那些外国人学汉语会觉得更方便,就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也有好处,可以帮助他们认识一个个词。我把这意见转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他们也赞同,我新出的几本书将采用这个办法注音。

我孙子教他那些加拿大朋友汉语这件事,倒让我想到现在好些国家都开设孔子学院,不少外国人对我国语文和文化大感兴趣,正在积极学汉语,读我国的书籍。因此我觉得,我们大可以多出版一些各种各样的汉语注音读物供他们阅读,让他们学得更方便,学得更有趣味。



女人像 (中国画) 姜天雨

槟岛是一个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小小岛屿,乔治市是槟岛的小小城市,许多历史书籍在研究孙中山的史料时,都会忽略它。事

爱就爱了,槟城

(马来西亚) 菲尔

对乔治市的历史和故事了然于胸的 L 小姐带着我们,游走大街小巷。为我们述说老祖宗南来的艰辛和成功的例子。今日忙碌奔走的游客们,哪还记得孙中山先生也曾走过相同的这几条街道。

红毛路的一整排西式豪宅,当年的屋主多数是中

国南来之后成功的企业家;伊恩奥酒店还在,但四周的风光,有同吧。张弼士的大蓝屋,经过易手重修之后,再现光彩,屋主人和周遭事物却已物换星移。转入南华医院街,一排排老屋,无声地述说着近年来的西方人收购变成旅馆和咖啡馆的享受。踏入市遗景区,也有百年来自然老去的建筑,更多的是无数次易手,至今已被新主人重新包装的街屋。

第一次深入乔治市的客人们,见到韩江家庙的雕栏玉砌、潮州式建筑风格,会惊叹不已。谁能想到从中国南来之后,赤手空拳、从苦难中逃出命来的华人们,竟韧性十足地生存下来,还在这蕉风椰雨的



夜光杯

烂柯山寻梦

钱汉东

少年时读到“观棋烂柯”的成语典故,始知烂柯山是神仙对弈之地,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。于是烂柯山成了文化向往之地。日前,迎着淅淅沥沥的冬雨,我来到位于浙江衢州的烂柯山探幽访古。

烂柯山其实并不高,主峰海拔 164 米,严格地说只能算一个小丘,然而因神奇故事而名扬天下。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南北朝梁文学家任昉,他在《述异记》记载:“信安郡(衢州古时名称)石室山。晋时王质伐木至,见童子棋而歌,质因听之。童子与一物与质,如枣核,质含之不觉饥,俄顷,童子谓曰:‘何不去?’持起视,斧柯烂尽,既归,无复时人。”烂柯山由此得名。王质在山中逗留片刻,人世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后人也用这故事形容人世间的沧海桑田。

山前池塘里枯荷残莲在寒风里摇曳,金色落叶洒满古道,踩在上面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。拾级而上,满眼风光。群山盘回,古木参天,青松叠翠,恍若进入

迷人的仙境。

青霞洞,犹如一座雄伟壮观的“桥拱”,横卧于山巅之上,南北贯通,如雄鹰展翅欲飞。相传这里为王质遇仙之处。洞高达 10 多米,为浙地最大的天生桥,也是我国东南丹霞地貌第一天生石梁。开阔平坦的洞内,摆放着巨大的黑白围棋子,孩子们正坐在棋子上嬉戏。往里走,雾气蒙蒙似轻纱,青霞淡淡如流水,是盛夏避暑的好地方,而冬天来此的我们不免感觉凉意飕飕了。

石室的西边刻有明代郡守杨子巨书写的“烂柯仙洞”四字,每字 1.3 米见方,笔力遒劲,字迹清晰。东边石壁上刻有“天生石梁”四个大字,气势不凡,为明郡守李遂书。烂柯山凝聚了道、释、儒的文化精华,古往今来,凡到衢州的造访者,莫不来此凭吊览胜,抒发情怀。

任昉记载的故事,使“烂柯”成了围棋的代名词。围棋是一种智力游戏,起源于中国,为我中华古代四大艺术“琴棋书画”之一,可谓源远流长。围棋为国人所钟爱,无论贵贱、长幼都以此道为乐。一代代文人墨客:韩愈、白居易、孟郊、刘禹锡、东坡、岳飞、辛弃疾、朱熹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徐文长、左宗棠、李渔、林则徐等,他们都千里迢迢,汇聚于此寻梦,或对弈厮杀,或饮酒赋诗,或品茗闲聊,怀古之幽思,人生得失或官场进退,功过是非皆为过眼烟云,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。唐诗人孟郊有诗《烂柯石》记述:“仙界一日内,人间万岁穷;双棋未遍局,万物已成空。樵客返归路,斧柯烂成风;唯余石梁在,犹自凌丹虹。”

围棋以黑白两色博弈,充满了辩证思想。那一黑一白的小小棋子,仿佛是在演绎着玄妙的哲理,诠释着隐晦的天机。

弈棋的过程,实际上就是黑白两军斗智斗勇的过程,其间双方都得到强烈的心理刺激和艺术享受。看人下围棋,我常会联想到世间的黑白两道。所谓“白道”就是从政,官方的意思;“黑道”指社会地方民间力量。在世人眼里,走白道的是贤者,混黑道的则是恶人,其实有时真很难说清楚。黑道上的入重义气,可能会走向白道;而白道人堕落黑道,那才是可怕之事。

烂柯杯围棋赛,是中国高水平的围棋赛事。衢州因“烂柯杯”名扬全国,成为名副其实的围棋之乡。陈祖德、马晓春、聂卫平、俞斌、常昊……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围棋国手都来过。此赛事大大推动了围棋的发展。衢州市政府规定,在全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,前 6 名直接升入名校。我们期盼这块曾经产生古老而神话之土地,出现一代围棋高手,梦圆烂柯。

十日谈

衢州行

不经意的,我和清溪相逢了。请看明日本栏。